

少年英雄崛起黔中

何應欽傳之二

●倪搏九（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顧問）

黃草壩上巴骨山邊

何應欽將軍，是貴州興義縣人。提起貴州，很多人以為地處西南邊陲，而且更惑於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」這兩句諺語，多對這一西南重要省區，懷有若干撲朔迷離的感覺。事實上，貴州之於中國，在戰略上有高屋建瓴的形勢，貴州資源豐富，窮於地上而富於地下；尤其自王陽明先生謫居龍場之後，傳道解惑，為地方培育了不少人才，也使貴州文風大盛，思想大大的進步。更由於貴州人生活在艱困的環境中，普遍養成堅毅純樸、富有奮鬥的個性。因此，在現代史上，貴州出了不少的人才。何應欽便是其中之一。何應欽出生於興義縣黃草壩的泥蕩村。其時是清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民國前二十二年，農曆閏二月十三日（換算為國曆四月二日）。何氏原籍江西臨川，遠祖景鸞公，也是軍人，在清咸豐年間，駐防貴州，在興義落籍，其後遂成為貴州人。後來高祖振瑛公經商致富，在興義城郊，購置水田，名為「巴骨山田壩」，每年可收租穀兩百多石，為興義八大富戶之一。傳至曾祖雲鵬

公，因為不堪縣城附近盜匪威脅，舉家遷往縣城西南六十里的泥蕩村，到他的祖父春榮公，仍然務農，直傳到他的父親其敏公，又轉而經營染織工業，這種生產性的企業，使何氏生涯鼎盛，遂為地方望族。而且其敏公，仗義輸財，時常扶危扶傾；又出資倡組團練，保衛鄉里，極受地方人士推重。何應欽母親史太夫人，生五子，長應楨，次應祿，三應欽，四應瑞（輯五），五應炳（縱炎），除應楨、應祿不求仕進，經營先人遺留的事業之外，自應欽以下弟兄三人，都獻身革命，在軍政兩界，飛黃騰達，成為當代的著名人物。

大千巨筆繪出家鄉

對於故鄉的山水勝蹟，為何應欽所津津樂道。這位老將軍時常對友人娓娓不倦的描述，使聽眾都對興義黃草壩和泥蕩村的景物，不禁幽然神往。

由興義縣城西南六十里到泥蕩，中經馬路坡，附近有下五屯和景家屯；下五屯為當年貴州督軍劉顯世的故里，景家屯則為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家鄉。這一帶鄉人稱之為黃草壩，崇山峻嶺，

茂林修竹，饒有形勝。

據何應欽將軍說，黃草壩六十里方圓，俗稱「馬路坡」，頗為當時堪輿家所重視。尤其是泥蕩何氏故居之後，觀音殿立千仞，非常險峻。最可貴的是山上有廣闊的臺地，而且積泉水在山巔，成為天然湖泊，鄉人稱之為「琵琶海子」。這座突兀的山峯，鄉人便稱之為「點將台」，認為此處必出極有勳績的名將，本來是數百年來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的傳說，不料想到了民國年間，黃草壩果然出了幾位文治武功鼎盛的人物。

當何將軍九十歲那一年，筆者有一天到牯嶺街官舍去晉謁。看見他坐在書房裏，一個人玩泥巴。筆者問他：「敬公怎麼對於陶土發生興趣了？」他嚴肅的回答：「我不是玩陶土，而是年紀老了，時常回憶故鄉天然形勝。黃草壩到泥蕩的山林，尤其是我故居後山觀音巖和琵琶海子，實在是太奇麗了。我想張大千先生畫一幅故鄉山水寫生，作為九十歲的紀念。大千先生說，必須有照片，或者是模型，畫出來才能神似。現在沒有照片，我只好用黏土試作模型，不料總是作不出那種天生的綺麗形象。言下頗有嗒然若失的意

味。

筆者給他建議，不要用黏土捏了，請他口頭詳細敘述，我來用鉛筆速寫，一次一次的修改，直到他說差不多了，才算速寫完稿。

後來，張大千果然用這幅速寫作參考，繪成了一幅泥蕩寫生圖，題贈給他，作為九十生日的賀禮。這幅圖目前正掛在天母何宅的客廳裏，一峯高聳，天池踞其巔，其下雲烟迴繞，馬路坡隱約可見。何氏故居，屋宇櫛比，自成一世外桃源。何對此圖非常欣賞，認為像極了，時常對圖獨坐，若有所思，這是一件頗富藝術氣息的軼事。

貴州巨擘培植後進

描繪少年時期的何應欽，以及黃草壩，不能不先談一談影響黔局極深的三個人：劉顯世、王文華和王伯羣。

劉顯世是貴州獨立以及討袁護法時期的重要貴州人物。劉字如周，興義黃草壩下五屯人。父親劉統之，早年是雲貴總督勞崇光麾下的靖邊營管帶。顯世生於同治九年，十八歲中秀才，二十八歲便出任軍務，此時正值義和團事件和辛丑條約簽定，國家情勢非常混亂，顯世慨然有拯救地方民衆的志向，於是為造就人才而大力興辦教育，選派青年出國留學，作為建設鄉邦的動力。他在丁母憂期間，與辦小學七十餘所，協助留學生出國深造者數十人，何應欽就是其中之一。

光緒三十四年，劉顯世升任西路巡防營管帶，用他的外甥王文華為第一大隊長，伯兄劉顯潛為第二大隊長。辛亥武昌首義時，貴州自治

學社領導人張百麟等，聯絡革命力量，密謀獨立。劉顯世方奉省令，率部移省駐防，部隊開到安順，距貴陽尚有二百餘里，而貴陽便已光復。楊善誠、趙德全分任正副都督，張百麟任樞密院長，實行軍民分治。劉顯世與自治學社派素無淵源，但王文華與自治派頗多至友。於是，王文華單身去貴陽，說服張百麟等同意顯世所部進駐貴陽，結果圓滿達成任務，顯世軍遂入駐省垣，建立了他在貴州新局中的基礎。滇軍入黔事變結束後，顯世為貴州護軍使逐漸成為貴州中心人物。民國四年，晉陞軍上將銜，袁世凱稱帝，以子爵及重金籠絡之，顯世不為所動，與雲南蔡松坡與師護國，被推舉為貴州都督。劉氏以保守主義的作風，而成為滇黔護國軍的英雄，實有賴於王文華。

王文華為大將之材

王文華，劉顯世的外甥，黔省的將才，革命者的菁英，他在世不過三十五年，但他的成就却如日月之經天，放射出無比熾熱的光輝。

文華生於興義黃草壩的景家屯，少年時就讀貴陽省立中學，受老師張雲譜的影響，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。其後升入優級師範，輟學回家，受粵人某君的影響，加入同盟會，在鄉里間推行革命運動，以設置體育會的方式結納同志。武昌首義，貴州響應，文華隨顯世進兵貴陽，但師次安順，已聞貴州光復，由自治學社派執省政，與顯世不相容，使顯世退居維谷。文華隻身入省垣，說服自治派，顯世乃能進入省城，開拓他掌握貴州軍政的坦途。這時，王文華才二十六歲，就有

如此過人的胆識，因此，甚得劉顯世的器重。

建立革命的新黔軍，是王文華的抱負。他要將貴州腐化的巡防營，去腐生新，使它成為一枝現代化的軍隊。劉顯世很贊許文華的軍事天才，因此文華建軍的構想和計劃，完全不受任何牽制。

新黔軍的創立，是先從訓練新幹部做起。王文華利用唐繼堯入黔時創立的幹部學校，鼓勵黔省青年，進入該校就讀，對於優秀學生，時常私人給予獎助。新軍成立後，這些學生，便成為新軍的基本幹部。文華訓練新軍，常把我國傳統的兵學，融合日德軍事學術的精華，訓練幹部。因此，新軍的第一團成立後，軍紀嚴明，戰鬥力堅強，立即成為新黔軍的勁旅。

滇黔聯軍護國討袁的合作用兵，便是王文華與乃兄王伯羣的策劃，經由劉顯世實行的一次漂亮戰役。當時劉督部下，分為兩派，一派是保守派，乃是顯世的左右主要助手熊範輿、郭重光等人；一派是激進派，王文華等乃是有力的中堅。熊、郭一派力主保境安民，對討袁事持觀望態度，顯世頗為所動；王文華則據理力爭，誓與民國同生死；並向劉顯世聲稱：「如果出師不利，都督可宣布第一團叛變，殺文華與家族，以謝袁皇帝，我死而無怨；倘天相民國，事可有成，則名利仍歸都督」。劉顯世感於文華的決心，乃宣布響應雲南護國軍，滇黔聯合進兵，粉碎了洪憲皇帝的美夢。

王文華愛起用青年軍事幹部，尤其是他受命統率新黔軍，將有事於川湘之前，將甫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返國的何應欽、朱紹良、谷正倫、王

繼祖、張春浦、李翰華等六人，一齊延攬到門下，分別予以重任。

何應欽於貴陽陸軍小學、武昌陸軍第三中學畢業後，經陸軍部考選赴日本，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奉王文華總司令派為黔軍第五團團長，兼貴州講武學校校長，並在護法之役中，担任援川支隊參謀長，於重慶對岸黃角樑一戰中，大敗北京四川查辦使吳光新部，自此何遂為王文華的重要幹部，並結為姻婭。

貴陽事變，文華因奉中山先生命，赴上海聯絡浙督盧永祥，為袁祖銘買通守舊派歹徒暗殺王文華於一品香飯店門前，享年三十五歲，黔局於是大亂。

王伯羣策動護國軍

王伯羣是文華的長兄，袁世凱當政時，伯羣適任貴陽道尹。民國二年十二月，袁氏密謀進行帝制，召開所謂全國行政會議，令各省派代表參加，雲南的蔡錫，貴州的王伯羣，都是以代表的身份，赴京出席會議。蔡錫在每次會議中，都坦率陳詞，對於時政多所建議，因此袁世凱對他極為頭痛，長期予以秘密監視。蔡錫又常常和王伯羣密謀以雲南為基地討袁起義，而顧慮貴州是否願與雲南合作。伯羣告以：「我與文華固知袁世凱必將背叛民國，因此在貴州訓練新軍，以備急需；貴州省的行動，余弟能左右之，萬勿為慮。」蔡錫聞言，大喜過望，手撫伯羣說：「賢昆仲真非常人，願生死與共」。於是伯羣乃與松坡約定起義步驟及做法，先期密告文華，響應討袁行動，並南下各省聯絡。文華也由於大事已定，已有報國機會，因而對保護約法運動，以及維護民主法統，更作積極的努力。

蔡松坡將軍在北京與名妓小鳳仙的一段佳話，至今尚為國人所樂道；雲南護國軍的雄威，也為國人所熟知；然而滇黔聯合護法的軍事行動，却極易被人忽略。不過，在當時，貴州都督劉顯世，確實是默默無聞，到了滇黔護國軍興，白屋詩人吳碧柳的「護國巖」長詩傳遍國內，這一次反帝制革命行動，更能鼓舞士氣人心，而劉顯世都督、王伯羣代表以及王總司令文華，也都名動全國，永垂不朽。

何應欽將軍便在這一世局大動盪的時期，崛起於西南。何應欽將軍更以他過人的氣質和學識，贏得了王氏昆仲的器許；更贏得了美人的芳心。東遊歸來，便在黔軍中一帆風順，騰達而起，王何兩家又結為秦晉之好，一代名將，就在這個大時代中發軔。

留日青年獻身革命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，中外各界人士，於淒風苦雨中，在台北市大直三軍大學大禮堂，公祭畢生獻身於國家的何應欽上將，大禮堂正中懸掛著先總統蔣公介石所書的橫額「智信仁勇嚴」軍人武德，正象徵著何上將軍的信守，使人感覺到一切的輓詞都成了贅詞，何應欽確實是軍人武德的實證者，因為他確實接受了全程的、一貫的軍事教育。

何應欽於民國紀元前七年，十六歲時畢業於

興義縣立高等小學，第二年，以考選第一名，保送貴州陸軍小學，民國紀元前三年，又獲保送至武昌陸軍第三中學，在三中未半年，陸軍部考選留日學生。先由清河一中、南京四中及武昌三中各考選十人，至陸軍部複試，錄取二十人，何應欽、谷正倫、李毓華等被錄取，遂東渡日本，入日本振武學校第十一期。振武學校在東京牛込區，乃日本政府為中國陸軍留學生專設之陸軍預備學校。蔣中正先生亦在此校就讀，為第十期。

辛亥首義，各省聞風響應，貴州革命黨人張百麟、黃佛青等於九月十三日（陽曆十一月三日）夜，以新軍營及陸軍小學學生隊攻巡撫衙門，巡撫沈瑜慶納印綬於貴州軍政府，何應欽及其振武同學，聞訊與奮異常，紛紛請求返國，參與革命行動，經向日本多方交涉，始獲允准，遂即束裝回國，投効革命。

當時陳英士起義於上海，設滬軍都督府，何應欽返國後，與陳英士先生一見如故，任滬軍都督府訓練科一等科員，於奉派任為江蘇陸軍第七師第三團連長，嗣升營長。何氏訓練官兵，採日本軍事教育方式，軍官注重戰鬥教練，士兵則以射擊技能及戰鬥動作為主，此種訓練方式，全師各營連均仿效之，滬軍學術各科進步極為快速，何應欽遂獲得陳英士的激賞。

是年農曆九月初四日，何母史太夫人棄養，何應欽以公忙未及返里奔喪，悲痛無已。民國改元之一月廿二日，臨時政府孫大總統提出議和條件，促清帝退位，清廷知大勢已去，遂要求有條件之退位。雙方和議結果，議定優待遜帝及皇族

之條款，乃於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即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以清帝溥儀名義，下詔退位，結束滿清二百六十八年之統治，及兩千餘年之專制政體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於焉誕生。四月一日，孫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，至參議院，行解職禮。五日，參議院通過臨時政府遷往北京，埋下洪憲帝制之禍胎。

光復既定，留日學生終以未完成學業為憾，於是，由南京留守署治得日本政府同意，准其返日就讀。何應欽、李毓華、朱紹良、谷正倫、辜仁發等二十人，遂於民國二年重返日本，何與陳鴻慶、王經祖等六人，同入宇都宮步兵第五十九聯隊，宇都宮位於東京附近日光地方，風光綺麗，不過聯隊乃實質士兵訓練，極為勞苦，為日本軍人教育最紮實的一個階段。何應欽的軍事學科成功即奠基於此。

民國三年，何應欽進入日本士官學校。同年元月十日，袁世凱解散國會，廢止元年公布之臨時約法，公布改造的「中華民國約法」，實施中央集權。民國四年，日本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之無理要求，袁因醉心帝制，不敢退還，因而簽字承認，全國人民極為憤慨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袁世凱竊居帝位，改元洪憲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滇、黔起義，雲南唐繼堯、蔡錫，貴州劉顯世、戴戡等通電宣布討袁，組織護國軍，分三路向四川、廣西、湖南進攻。是時，王伯羣與蔡錫分別由京先後入滇，會同王文華主持黔軍入川軍事。

何應欽於民國五年在士官學校畢業，王伯羣事先電約何氏，希望能約同學二十人回黔工作。

經何應欽洽約朱紹良、谷正倫、張春浦、李毓華、王經祖共六人返黔，及至到達貴陽，袁世凱已因憂憤成疾死，討袁之戰結束。當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銳意整軍，對何等六人返黔極為重視，當即派朱紹良為總司令部參謀長，谷正倫、張春浦任團長，何應欽為黔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兼貴州講武學校學生營營長，並籌辦貴州講武學校，負新軍訓練之責。

婚姻得意疆場逞威

何應欽當時少年英發，如玉樹臨風，人讚為美男子，尤其貴州風氣未開，新派軍人，佩帶指揮刀，金邊制帽，長筒馬靴，看人眼中，真覺氣概軒昂。貴州人稱指揮刀為「皂角片片」，皂角為樹名，其果實狹長，汁可製肥皂。「掛皂角片片者」，多為少年軍官，鄉人莫不欽佩嚮往，尤其是青年女學生。

王伯羣、文華之妹王文湘小姐，時為貴陽女校高材生，經文華同意，下嫁給英年秀發的何團長，一時貴陽為之哄動，此一美滿姻緣無獨有偶，谷正倫也與陳瑾小姐、朱紹良也與××小姐，先後結為連理。三對佳偶，羨煞了不少貴州青年，也是民國初年貴州軍事緊張聲中幾段佳話。

何應欽雖未及參加護國軍戰役，然而在護法戰爭中初露鋒芒，贏得了重大勝利，何氏的英勇，獲得了初步肯定。

六年七月一日，安徽將軍張勳，擁溥儀在京復辟，段祺瑞馬廠誓師，擊敗張勳的辦子軍，粉碎了復辟鬧劇。八月十九日，孫中山先生電促國

會議員，到粵集會，二十五日，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組織軍政府，九月二日，選舉孫先生為海陸軍大元帥，組織護法軍，下令討伐北洋政府。

王文華以伯羣之介，在上海晉見中山先生，受命於護法戰役中，籌劃川、黔軍事。文華竭力扶持戴戡入川，先培植川中革命武力，以便進窺秦隴。及戴戡入川，為劉存厚所敗；北洋政府以劉為川南總司令，並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兼四川查辦使，率四個混成旅入川，滇黔軍在川省革命軍力量，大受威脅。此時中山先生在粵飛檄各路出師北伐，王文華乃派新軍三團為援川支隊，由袁祖銘率領，出擊秦江，直指重慶，連絡滇軍，討伐吳光新，何應欽為援川支隊參謀長，負責實際指揮攻擊作戰任務。何應欽時為第五團團長，官兵訓練不久，尚無戰鬥經驗，猝當重任，頗為憂慮。幸將士用命，又獲滇軍范石生借予炮兵一連，乃得於重慶對岸黃角樑一戰，大破吳光新一軍，使他退出重慶，川督周道剛乘夜出走，滇黔軍進駐重慶州南一帶。此役出自新軍訓練之成果，實予何氏以莫大之鼓舞。中山先生聞此捷音，立電王文華將軍稱：「聯軍已克重慶，吳、周潛逃，捷電頻傳，欣喜何極！渝關控扼大江，實為天險，今既為我有，則義軍旌旗，可以直指東趨，望刻日督師出峽，聯合荆襄，傳檄大江，以慰國人之望。」期許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嗣因滇省內部團結不足，主張滇軍回滇，黔軍勢孤，亦主張黔軍回黔，兼以王文華因病赴滬就醫，黔軍乃終於撤回貴州。（未完待續）